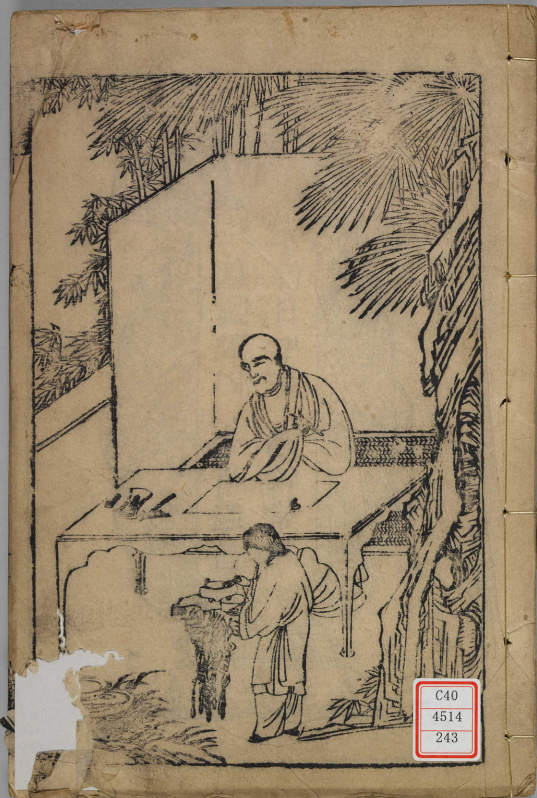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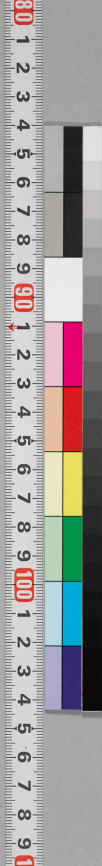




C40
4514
243





鐔津文集目錄

卷首

行業記

此卽序

陳舜俞撰

卷一

輔教篇上

原教

勸書

并序共四篇

卷二

輔教篇中

廣原教

并序共二十六篇



B 64853

卷三

輔教篇下

孝論

并序共一十三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卷四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卷五

論原

共四十篇

卷六

論原

問兵

異說

存心

喻用

評讓

人文

福解

物宜

問霸

性德

評隱

善惡

禮樂

賞罰

公私

皇問

大政

教化

論信

至政

刑法

說命

性情

九流

四端

卷七

論原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議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論原畢

雜著

十八篇

記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卷八

夷惠辯

唐太宗述

易術解

雜著

六篇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寂子解

寂子解傲

書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卷九

書

再上

仁宗皇帝

書啓

共十三封

上韓相公

四封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叅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卷十

書啓狀

與關彥長祕書

荅如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

荅王正仲祕書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撰述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塘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謝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

次幅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答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卷十一

叙 共二十一一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祖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移石詩叙

法雲十詠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序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歌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卷十二

志記銘碑

共一十二篇

武林山志

游南屏記

解獨秀石名

無爲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卷十三

碑記銘表辭

七篇

秀州資聖勤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述題書贊傳評

共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蟾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卷十四

非韓上

第一

并叙

卷十五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卷十六

非韓下

第十四之三十

卷十七

古律詩

共六十首

卷十八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九首

卷十九

附錄諸師著述

禦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温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

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嵩禪師詩

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修靜贊

并引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

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

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秀序

津文集目錄畢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
抗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有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

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
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湖陟衡廬首常戴觀音
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
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
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
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
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
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
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
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

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
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
可造也時二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
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
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
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
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
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
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
而下之至于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

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

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

撰述
金澤文庫
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音釋

晶音精聲音敖褰音保陟竹力切登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輔教編上

原教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

撰述
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
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
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
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
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
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
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
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
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
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

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
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
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
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
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
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
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
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
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
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

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
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
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
生天也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脫天下皆以此
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
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
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
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
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卽十人
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

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
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
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
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
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
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
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
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
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

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
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
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
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
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
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
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曰佛之道其
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
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
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

其形旣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異
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
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
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
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
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
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
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
曰佛之爲者旣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

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

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讐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

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

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颶風颶颶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

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
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
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
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
莫不專已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
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
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

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
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
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
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
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
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
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
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
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
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

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

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已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

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
訥訥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
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
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
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
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
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
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
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
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

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
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
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
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
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
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
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
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
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
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

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
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
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
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
何甚不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
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
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
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方邪夫先王之制
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
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

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
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
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
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
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
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
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
加於四民而爲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
分子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

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邪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慳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

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曰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娶長往於山林

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邪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

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例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公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

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縉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卽爲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

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克乎天地此盖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

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繁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弗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共說而含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曰爲善物於此爲

之旣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

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

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束井而飲克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

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旣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於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

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

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爲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爲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爲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

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遠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襄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爲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爲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爲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

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爲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諭請卽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

而溫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爲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竒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卽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善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

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卽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父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

以心而爲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心而爲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逾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卽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鍾津文集卷第一

校訛

二紙五行

不食北誤作而食從舊本改正

十七行

明理舊本作各理

四紙

十二行

非情何乎猶言非情而何

五紙二行

測當作側

十四紙三行

魄當作魂

十九紙五行

曝當作爆

二十紙十三行

曾當作層

音釋

躋

音獨

颺

音聊

聃

音冉

宵

音杏

夸

音誇

薨

音轟

泌

音弼

嘉興楞嚴寺經房掄賞刻

鍾津文集卷第一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深水端師堯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音韻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撰述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外篇

撰述文集卷第一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
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繁見而
未暇盡言欲待別爲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
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
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
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

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
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
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
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
聖設教之大統以論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
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
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
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
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

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
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
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
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
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
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
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
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
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
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

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

故聖人以群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偏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爲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

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身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

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

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與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

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

撰述
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
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
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
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
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
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
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
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
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
適夫情也爲僞爲識得之則爲愛爲惠爲親親爲疎

疎爲或善爲或惡失之則爲欺爲狡爲兇爲不遜爲
貪爲溺嗜欲爲喪心爲滅性夫性也爲真爲如爲至
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
神爲大聖人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
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
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
天下不可不束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
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
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
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甔之間不亦然

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卻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

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

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圖不揜羣也子
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
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
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
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
聰明獻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
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
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
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

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
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爲大也夫聖人博說之
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
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
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
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
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
毘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
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

判毘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
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
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
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
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
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卽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
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始廢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
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
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
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欲也曰色也曰欲也曰色也
三界者有情者

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内外可詳而不疑也
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
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
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
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
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
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
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
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
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

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爲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言乎中

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
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
修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
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
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
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
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
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
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
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

而至靈一也一卽萬萬卽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
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
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
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
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
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爲患一也聖人所以
爲理必誠爲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
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爲聖人之教也卽
其至而至之所以爲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

梁武帝齊
文宣也

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

魏武周武

泯其至而

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

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

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聖人垂迹

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

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昔者

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而佛圖澄乃謂

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克愚不爲

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刑

罰不中也雖輕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求那跋

摩曰孤媿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

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

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

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

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帝撫

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

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

也可謂知權乎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人以種人修之則
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

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修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往往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

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

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爲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爲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爲者聖人欲人發其感

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爲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爲姓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溷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

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儻而不爲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

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爲孤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至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豫制書則

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

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旣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爲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

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碧不明不知窒其漸道碧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爲聖人之果

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

或無上二

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情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

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非漸

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
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
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
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
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
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爲家而投珎蹈路而
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
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
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
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
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
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
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興也
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
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
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
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
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
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

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

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衆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

其道而詎其敎校其敎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爲之者公平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

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敎者也聖人各爲其敎故其敎人爲善之方有淺有與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敎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敎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敎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敎可以

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鐔津文集卷第二

校訛

九紙十七行

聯北作聯依舊本改正

十六紙十八行

籍北作籍從舊

本改

十五紙十二行

吊舊本作弔

二十一紙十一行

當

距作

音釋

醃雞

上音希醃雞蟻蟻似蚊

甕醜

下音軋厚切去聲

煦

音虛去聲

碧

卹

恤音映

秩

嘉興楞嚴寺經房稍費刻鐔津文集卷第二平湖程在照對金

變傳文貞書進賢洪以信刻萬曆丙午年刻山叔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輔教編下

孝論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卽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嗚呼生

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修法爲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爲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爲大戒卽曰孝名爲戒蓋以孝而爲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爲善微戒善何生邪爲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眞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爲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

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則事父母不篤惠

人不誠修其中而形容亦修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爲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爲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

効其孝也爲孝而無効非孝也爲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爲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爲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爲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焉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旣往則逮乎七世爲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

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爲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聞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爲遠而孰爲遠乎是不爲大而孰爲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衆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爲用聖人之善以孝爲端爲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爲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

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爲道乎是故聖人之爲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爲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爲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爲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旣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

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爲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爲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爲孝而不以佛爲孝曰旣孝矣又何以加

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
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
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
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
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
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
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
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
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
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
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奧者焉語不曰
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
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
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則成
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修則棄其身
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
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
曰孝名爲戒盖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

篤孝不若修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
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
則克祭則受福盖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
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
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爲善不
大而爲孝小也佛之爲道也視人之親猶已之親也
衛物之生猶已之生也故其爲善則昆蟲悉懷爲孝
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
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
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
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
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
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
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
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
安能爲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

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盖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爲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忝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而其德不修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爲大顯其親德爲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道于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

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絜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爲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眞其眞已修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菱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

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曉然而
豈見聖人爲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
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
勞君邪是可謂薦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
從師患無以爲母儲始欲爲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
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
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
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

華陰山中丐食以爲養父死於事而不往求其遺骸
旣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卽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
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
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
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
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
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
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

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歛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

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趨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

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號大鑒禪師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修多羅其類此者殆不

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爲法界門之樞機爲無量義之所會爲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

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

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卽心卽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爲本者趨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

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爲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爲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爲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

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爲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爲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爲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爲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

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修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乾善成德

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爲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爲上上

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修也以非修而修之故曰正修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爲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修而修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此乃曰罔修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爲其說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未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

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萃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卻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

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卽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

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卽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卽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大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

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爲者若合符契也圖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蝓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爲之謂也有爲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

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心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爲繆乎而秦人以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

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卽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論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尔而文

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校訛

一紙十四行

盜藏謬作道從舊本改正

八紙三行

紮當作紮

十四紙

十五行

賄當作聞

十五紙五行

率當作平

七行

博當作卜

九行

固當

錮作

音釋

菱

音

眩

音

經

音

曉

音

譎

音

夾

荒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鐔津文集卷第三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傳文貞書溧水端師禹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
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
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
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
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
治天下也敎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
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

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尊爰爰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爲人至愚也其爲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

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爲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汨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

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爲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爲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爲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爲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爲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器器嚶嚶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

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旣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爲身也爲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爲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

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恩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

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爲古而不爲今而無不爲堯舜禹湯而長不爲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爲帝爲王行之未至所以爲五霸爲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爲亡國得者爲聖履者爲賢棄而不學者其爲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

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爲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

而人倫不紀也故爲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
愛惡嗜欲也爲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爲之禮
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爲
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
不得淫佚爲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
得相凌爲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
爲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爲之義也教其作事必
適宜爲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爲之信也教其發
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
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

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
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後舉也飲食
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
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
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爲也亡國滅身之人
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
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

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爲我言之
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
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
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
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
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
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
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
庸也者不爲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
鬼神而不可測也

測或作無

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

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爲善則無所不至也
變之者爲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
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爲人君而後世稱其
聖顏回以之爲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
爲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安乎哉噫後世之
爲人君者爲人臣者爲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
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

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爲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爲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爲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爲哉問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

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克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爲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爲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惟哉鄭子之言

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爲而或者默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爲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

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奈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爲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爲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

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爲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爲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爲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

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

夫或作大
或作性

中庸之道也靜與

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訶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爲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爲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爲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

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
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
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
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
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
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
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
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
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
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

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
能中庸乎曰翱乎其勦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
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
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
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鐔津文集卷第四

校訛

八紙十五行

人舊本作仁

音釋

榛

音習

隰

音逆

嚳

音銀

嚳

音栗

黜

音出

陂

音秘

秘

秘

秘

秘

秘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鐫津文集卷第四
平湖釋在照對
萬曆丙午年季
金陵傳文貞書江寧呂尚仁刻
徑山寂照庵識

姑蘇

白雲頌也

音出

乙酉